

此书何寄?

——追思俞茂林先生

□周世康

9月2日上午8点44分,接到区党史办原主任红兵(朱红兵)微信,说俞茂林老先生走了。我很震惊,因为我8月31日才从海门回南京,在那期间听友人说起,俞老身体不错,精神状态尤佳,怎么说走就走了呢?红兵回复我的疑问说,是这情况,1日晚看电视好好的,突然就走了……2日晚间,“卜之琳研究会”的微信群里,先是传出了俞老逝世的消息,后来贴上了俞老灵堂的照片,全群哀悼声一片。海门日报副刊编辑王鸳狮连发了几条微信,其中一条是:“每遇海门历史疑问,只要拿起电话拨打,都有答案,几十年从来如此。今后,也许有人问我,而我问谁?”其后是大哭的表情符号。

秋叶未黄人凋谢,海门文史哭因公。

我认识俞老较早,还是20世纪七十年代前期。身为新闻干事的我常被抽调去县里搞采访或调研,每到中兴大队采访,接触多的就是俞老,那时他是中兴接待站站长。他总是满脸笑容,时不时大笑起来,有问必答,答应切题,观点材料俱全,结构逻辑合理,其性格、学识、反应、表达、为人等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后来我去省城读书并工作,一别就是几十年,再次见面是40年后,我着手撰写《海门传》时。从2016年9月以来,我从数次咨询会座谈会上、从多处的历史资料中、从他对我的鼓励中,进一步了解了俞老,感悟到了他的深情。

我在《海门传》上整整耗时5年,其间困难艰辛远远超出当初估计。几次徘徊不前时,俞老见面总是热情鼓励,他总是说,这是难事,但是大好事,把海门历史上的9本志书打通、增删、串接,为人们提供一个完整读本,此事该做。他给我提供见解,给我提供资料。一次开座谈会,他到得较早,带来一只大信封,内装12份材料,其中有套印在现在地图上的古海门县图和古海门厅图,有关于海门成陆的史料,有海门向苏北黄海滩涂垦牧移民的文章等。我很感动,尽快复印后即把原件交还给他。又一次,他给我一本小册子,是他对清末民初海门两首竹枝词的全文译解。此事在2018年,他已近米寿之年,尚如此笔耕不辍,令人感动中更添敬佩。俞老曾经担任过1996版《海门县志》主编,对2014版《海门市志》也出力甚多,曾被当地文史界称为海门历史的“活词典”。

我在寻找海门史料的过程中,经常发现俞老撰写的文章,有古海门时候,有清末民初,有关于张謇研究的,更多

的是中共海门党史方面。俞老曾撰写过民国改元之初的海门,当时海门四面境界,东西长度南北宽度,面积人口道路河流港口集镇经济等,是难得一见的宝贵资料,囿于篇幅,《海门传》未能引用。但俞老所写的《海门早期的县委书记们》,概述了从1927年10月至1933年10月海门历任县委书记,大部分都壮烈牺牲,时年均不到30岁,叙述清晰扎实精练,《海门传》全文引用。

俞老一生记录历史研究历史硕果累累,同时他还努力保存历史。海门老人张熙瑾曾记载有一事,《海门诗钞》汇集了自清初至清咸丰时期的590多首诗,是海门的第一本诗歌总集。2002年,张熙瑾在南京图书馆发现了《师山诗存》的原版。他在后来的记叙中写道:“本书当年是茅公炳文的家刻本,印量有限,流传不广。经历百年沧桑,现在百万人口的海门故土,可能很难找到合两册为一部的木刻本了,幸而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还收藏这部书。我翻阅时,封面已风化,手指触处,立成碎片……我在南京图书馆连续三周,抄录全文,并加标点,准备用简体字印一普及本,以求广泛流传。当我告知海门的友人袁世迈、俞茂林后,二位都表示赞同和支持……”“重印本采用简体,由张熙瑾标点并主持编务;原海门中学副校长袁世迈,原海门党史办主任、副编审俞茂林参与审校……”这两段文字载于2003年标点重印的《师山诗存》普及本的书首“漫话《师山诗存》”及“后记”。张熙瑾还说:“……不少诗题材广泛,别有情趣,匠心独具,佳句频连。后人重读时会受到强烈的感染。这些作者的后代,分别已衍生成五至十代,如能读到祖先作品,当会十分亲切。”张熙瑾的这段话言之确切,感到亲切的不仅是作者的后代,海门的历史、风物当会使全体海门人感到亲切。而保存这一闪烁祖先才智文采、大地草青花香作品的,俞老同样功不可没。

《海门传》再两个月左右即可成书出版,原想新书问世后邀众共叙一堂,一一赠送,当面表达感激之意,恭敬之心。尤其是俞老,想把“前言”中的感谢之语,全书中引用之处,一一翻拣出来让他直接过目,谁料到俞老竟驾鹤西去,天人永隔……而今谢意未表,新书何寄?痛痛痛!

“卜之琳研究会”微信群有顾仲平几则微信,其中一则为:“没有痛苦地告别别人世,也是一种福报,愿俞老在天堂永远快乐,笑声朗朗!”诚如斯言……

东洲独树茂林 修竹万竿汗青

□王鸳狮

一位历史老人走了,一位方志方家走了。一位党史编撰者,一方历史亲历者、见证者、记录者,在中共建党百年华诞之后,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。他自己的编年史,刚刚翻到第九十页。这一页,定格在开学季——2021年9月1日。

每每临池兰亭,书及茂林修竹,必然联想到您,半生修志,一丝不苟。修史如人,饮誉一方。

每每重温《海门市志》《海门市志》,如见崔东洲,如见张季直,敬您如敬先贤。

您是编史者俞茂林先生,长者如师山之尊,茂林之挺拔,师者如修竹之虚心而风清气正。据海门中学原副校长郁祖梁先生回忆,俞老于1948年随成子祥、沈冰、陈象新等老革命从东南中学来到海门接管旧海门中学,1949年任新海门中学团委书记,1955年调任海门县中副校长,后长期从事文史编撰。

初拜茂林公,三十五年前。是时,晚生退出兵役,在海门县人民武装部任报道员,有时涉及民兵史,不解。政工科徐晋庭科长指路:去县委党史办,请教俞茂林主任。记不清问了哪些问题了,只记得那谦谦长者风,平易近人如沐春风,那爽朗的笑声尤其富有感染力。

想不到一面之缘,一生之缘。一日之师,终身之师。

在海门,只要读党史,编方志,便绕不开俞老,如同问道海门方言,绕不开管剑阁老和袁劲老。

1994年3月,我进入复刊重建的海门报社,就不时读到俞老主笔的《海门史话》专栏。那时,他已逾退休年龄,仍留在编史一线编审。报社在县委大院的西侧小院,那时我不知,这里是新中国海门报史的起点,“历史老师”竟然是新闻老人,俞老是办报元老之一。

1996年起,我从记者转任副刊编辑,除去两年应急要闻版和综合新闻版,二十多年一直在副刊,是全国副刊阵营里最“副”的极少数人之一。由此与俞老交集最多。

他给我的见面礼,是由他审定的

1996年版《海门市志》,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县志,编辑历时十年之久。我视为教科书,开卷有益,亦有所思。

自东洲建镇、海门立县千百年来,这部史书是一部灾难史,血泪史,也是一部抗争史,奋斗史,更是一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励志片,一部人文荟萃的人文巨片。不知方志,如不知国史。受俞老启蒙,二十一世纪初叶,由我创办的海门文史副刊“东洲洲”问世,发现海门、记忆海门、传奇海门、民俗海门、方言海门……一扇扇神奇之门徐徐打开,开门的是晚生,守门的是茂林师。每遇疑问,他有问必答,不假思索,对答如流。海门方志活词典,名不虚传。

他在耄耋之年,挂帅《海门市志》。不忘忙里偷闲,审读海门日报,撰写报评。审时度势,以重大时事为契机,对应相关史料,让历史翻新出彩,让副刊与新闻同等时效。

2008年5月13日,汶川地震次日。我电约俞老,请其搜集海门地震史,他二话没说,放弃午休,未上班稿交至。海门数百年无强震,等于一则安民告示。

海门行政中心南迁,俞老不仅回顾了县治变迁史,而且举一反三,写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大循环,这一写就是几十篇。

2020年初,新冠疫情突发。我请教俞老,海门抗疫史的若干问题。他年近九旬,我怎好意思再劳驾他动笔。心有灵犀啊,他听出了弦外之音,反倒宽慰我说,不就几千字嘛,我能写!几千字,不查资料,几乎一挥而就,不服不行!

就在今年,两个月前,他还发表了与季方有关的作品,逻辑严密,推理有据,也是下笔数千言。

俞老一生为人文简明了,从不拖泥带水,他的远行,像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毫无先兆,仿佛一部斩钉截铁的断代史,到此为止。

以党性修党史,由方家修方志,作风如竹海清风,干载东洲,一片茂林独树一帜!

知学不倦

□丁士凤

可亲可爱的兄长

1953年9月初的一个下午,我在读的海门县初级师范学校喜气洋洋,同学们奔走相告“新校长来了!”因为学校创办一年半来,只有挂名校长,现在真的来了校长怎不欢欣雀跃!为了跟新校长见面,大家自行带凳鱼贯进入操场西侧低矮的平房礼堂,坐得整整齐齐。

这时,教导主任管剑阁引着新校长步上礼堂泥墩讲台,待下面掌声稍缓便作介绍:“这位是新来的张校长,他安排好原在如皋学校的开学工作后就赶来了!”张校长30开外,中等单薄的个子,汗渍的白竹布衣裤,方正的脸上满是笑容,出口说道:“我叫张知学,一贯热爱教育工作,从今后跟大家生活在一起,听党话,跟党走,共同努力办好学校,为培养又多又好的新中国建设人才而奋斗……”话虽不多,却句句动听,不啻是炎热天拂来一股舒爽的清风!

此后,张校长每天都要到各个教室听课,课间在操场上与学生一起活动、交谈。他气质儒雅,平易近人,了无半点“师道尊严”的影子。他出入办公室总手拿报刊,好学不倦;每当集会,他爱与下面的学生坐在一凳上,要讲话了才上讲台。他总以循循善诱的方式方法,引导学生思想进步,学业提高,身体强健。大家都将他视为可亲可爱的兄长!

可依可站的肩膀

平时,张校长举办读书讲座,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阅读红色书籍、励志读物。由此,引发了我的写作激情。

谁知,我读师范二年级第一学期时,由写稿引起全校一场“轩然大波”。原来,上海出版的华东《青年报》发表了小文《支部书记的脸红了》。因上此报很难,海门第一篇,而所有中学的班团订订《青年报》,影响可大了,自然成了我校的一桩喜事。然而,也有人说是暴露学校的问题,作者必定会挨“整”,我为此心生惶恐!岂料,张校长知道后安慰我说:“我了解过,你写的事情属实。毛主席要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,提高思想水平,这很好嘛!应该抛弃顾虑,继续努力。”压在心头的石块落了地!不久,我又在此报发表了稿子。

1954年夏,海门县隆重举办中学生运动会,并出《会刊》。张校长是领导小组成员,举荐我当特派记者。因第一期《会刊》以半版的篇幅刊载我写的新诗《做文能建国武能卫国的青年》,颇有影响。当晚我进教室自习,

张校长招我到他办公室,说有领导讲这“文能建国武能卫国”的提法“标新立异”,实质在批评。我心生委屈地说:“这是前天《中国青年报》社论中所提的。”在张校长“噢”的应声中,我直奔学校阅览室找到报纸递给了他。到了第二天晚上,张校长转告我说:“这位领导看了报纸称赞你紧跟形势写诗,很有鼓动力。”就这样,5天运动会,我采写了新闻、特写等10篇稿子,全上了《会刊》。

要说张校长成为学生攀登可依可站的坚实肩膀,更多的是在我们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,也是当教师的实习期。学校创办《实习简报》,他要我写作《实习感言》作为《简报》的开篇。开始实习了,被分配到县实验小学高年级,我很是胆怯!张校长在给予鼓励的同时,精心指导我们先听好见习课,然后自行制订教案,让我们内部试讲,然后一一点评,再加工完善后才上讲台施教。通过雕琢锤炼,我们所上的课都获得成功,并顺利毕业从教。

可敬可颂的楷模

1959年初,我由教育岗位调任县委宣传部主办的《海门文艺》执编。此时,张校长已多年担任县文教局副局长,与我前后办公室。他经常指导我组稿编辑、出版发行等方面的事宜。当年县委召开党代会,张校长精心写作了题为《万民齐欢唱》诗歌,祝贺大会召开,并适时在《海门文艺》第三期开篇登载:“中国共产党,美名天下扬,为民谋幸福,温暖如太阳。海门党代表,人民好榜样,与民共呼吸,人称亲姑娘。群英会一堂,学习党主张,经验总结好,建设有保障。领导大发展,千群同商量,旧貌换新颜,万民齐欢唱!”足见张校长对共产党与海门人民无限的深情。

其间我才知道,张知学是海门人民教育事业奋勇的开拓者,又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富有建树的人民教育家。他出身于启东贫农家,以4年时间小学毕业;通过自学17岁当代课教师,由于敬业优异,成为全县名师。抗战开始,他创办游击课堂,是坚持敌后教育的一面旗帜。海门解放,张知学被调来主持全县教育工作,为海门人民教育事业的恢复、发展、提高,以及全面普及作出重要贡献。他著作两本《教学参考书》等,都被载入《海门市志》与《市志》。

张知学在海门干教育近30年,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片热土。他1977年离休回启东,继续发挥余热。1986年清明节上午,张知学为一所中学的学生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时,因突发脑出血倒在讲台上,不幸逝世。

恩师袁世迈

□黄文成

恩师袁世迈家住革命老区启东王鲍乡,17岁时参加革命工作。1950年派到南通地区民政局工作,不久调到海门中学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。他教育经验丰富,治校有方,还兼任学校副校长,后调至海门教育局任副局长。

我于1955年四甲初中毕业考入海门中学,3年高中学习生活很快过去,1958年我参加高考。我酷爱新闻,梦想成为一名新闻记者。

高考前夕,全校4个高中毕业班全部填好志愿集中在寝室里,个个兴高采烈,明天将乘汽车到南通参加高考,接受国家挑选。400多名考生没有一个家长送考,有的农村家长还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明天参加高考呢!

晚上9点半,寝室里安静下来,同学们都想睡个好觉,赴考得个好成绩。正在此时,校长室响起急促电话声,校长陈象新火速推门,拿起话筒,原是海门县委书记打来电话,称海门要办农业大学,他要海门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留下十几名学生作为农大骨干。条件一是出身好,二是思想好,三是学习好。陈校长马上召集四位班主任班主任开紧急会议,传达县委指示,要求每班留下3至4名较优秀的学生准备上海农大。四位班主任星夜找学生谈话,做思想工作。

我是贫农出身,首当其冲被挑选到上农大。当时我思想十分混乱,希望成了肥皂泡,我十年寒窗一夜定终身。袁老师看出我的心思,主动找我促膝谈心,教育我听党话,随党安排。他语重心长的教育使我情绪安定下来,心想“行行出状元”,只要自己努力,条条道路通罗马。之后,海门农大因种种原因没有办成,我被安排到杭

州大学深造,毕业后当了教师。

工作之余,我结合自己的社会实践,从事新闻写作,边学习边创作。我被南通日报、海门日报等五六家媒体聘为通讯员,深入农村、工厂、部队、学校采访,多年来,我在各类报刊上发表通讯、消息、散文、评论千余篇,被多家媒体评为优秀通讯员。这些都得益于恩师袁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引领。

1983年,袁老师光荣离休,但他离而不休,继续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。他主动请缨当了关心下一代志愿者,每逢寒暑假,给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,讲他家乡烈士王澄、鲍志椿的英勇事迹,鼓舞了青少年的斗志。他的白发与红领巾一起飞扬,他与青少年结为忘年交,社区一名留守儿童父母不在家,他时时处处关心,将这名差生转化为优生。他积极参加社区网吧管理,经常晚上巡视,教育店主不要让未成年人进网吧。袁老师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、江苏省网吧管理积极分子。他的先进事迹深深感染了我,退休后我经常遇到他,他仍像老师教育学生一样,对我说:“要让红旗飘万代,不忘教育下一代。”

恩师教诲,时时在我耳畔响起。我退休二十年来,也像袁老师那样当起了关心下一代志愿者,深入学校、校外教育辅导站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、革命理想教育。2018年,我被评为江苏省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。

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袁老师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光和热。2018年,袁老师离开心爱的学生,与世长辞,享年94岁。